

岁月凝香

■余飞

村庄于我的意义就像是孕育婴儿的襁褓。我生于斯，长于斯，土地上长出了庄稼，也强壮了我的骨骼，井里涌出了泉水，也充盈了我的血脉。总之，村庄养育了我的父老乡亲，而我就是村庄的儿子。

中原的村庄几乎都有着同样的面貌和同样的特质。最初都是一户或几户农人为了生存选择了这块可供生存的土地敷衍生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慢慢形成了村庄。只不过因为人口的多少也让村庄有大有小而已。

我的村庄相对而言是个小村，从记事起也就是几百口人。和许多村庄一样，村人几乎同宗，为数不多的几户外姓要么是入赘而来，要么是其他特殊的原因也让他们成为村庄中的一员，但他们都自觉地融入了这个集体，甚至在辈份上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也就随族人一起长幼有序了。村庄虽然小，但和许多村庄一样，也有着自己的个性与特征。譬如邻村，自古以来不盖楼，直到现在村里有钱人多是，但路过那里，仍然不见一家起楼。村人的神奇传说不知道有什么根据，但那村从古至今人才辈出，考上大学的成群结队，这就让村人坚决秉持了不盖楼的信念至今，不盖楼也就成了那村的特征之一了。再譬如我

村庄

说过的近邻的通过道之说，皆是如此。而我村，最能让村人拿得出手的大概就是村里曾经出过父子总兵、两个进士的人文景观了。不管怎么说，村庄的出现和存在绝不单单是村人聚集在一处敷衍生息那么简单，我的先人们在脚下的土地上敷衍生息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自我形象的塑造，完成自成体系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更为自己设计出努力的方向而不懈地朝着那个方向行进，而这一切，都是在那些或大或小的村庄里萌芽破土的。只不过这些由我那没有读过多少书，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圣人之道的先人们所秉承的理念里边，多多少少还夹杂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好愿望而已。

前不久又回了一趟老家。现在的老家和过去比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且不说老家的房子都盖得如铁桶般坚固，一个大院两层楼的人家在村中也比比皆是。我知道村子现在已经是辣椒专业村，不但大面积种植，更是产供销一条龙产业化的辣椒集散地，村人就靠那火红的小辣椒完成了财富的积累。中午吃饭的时候，老村支部书记告诉我一个秘密：“你是自家人，给你说实话，就今年这一季，咱村就能进一百万！”乖乖！照这样发展下去，就俺这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三五年后——我简直不

敢往下想了。那天的酒我喝得有些醉了，为我那曾经老实巴交只知道土里刨食的乡亲突然都成了家产万贯的富翁而醉。

日夕，酒醒。信步出村，想找到些如今只能在梦中出现的昔日劳作的情景。然而，梦没寻回，却看到邻村的野地里竟凭空盖起了几排连体小楼。我就有些惊讶：虽然城市的房地产开发搞得如火如荼，让那些开发商们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但要说让谁在这远离都市且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野地里开一个楼盘销售，他不是有病就一定是吃错药了。

老书记告诉我说是邻村学外地的做法，要把村子整体搬出，再把村子原占的土地整理出来耕作。事实若真是这样，作为现在已经是局外人一个的我自没有理由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但不论是从习近平同志“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的指示而言，还是我从农民的角度就事论事想，拿正在耕种的土地建了连体小楼，那本肥沃的熟地从此就种不了庄稼了不说，而把原来的村庄腾出来再进行整理，生茬子地得多少年不成庄稼，能多出几亩能耕的土地怕也是个未知数呢！

心灵随笔

采蘑菇随想

■张喜梅

在河边，在树下，在潮湿的草地上，在风中，野蘑菇破土而出。叶儿纷落，遥远的花园在空中凋零。

一阵风吹过，树叶你落我的，我落我的。而从自然中落进寂寞的星球上的人，也是你寂寞我的，我寂寞我的。

我们就是自然之神种下的一朵蘑菇，今天采蘑菇的手，明天就会被自然之手收割、采摘。“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古话，更佩服那里的人们竟和我的父老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物尽其用的创造力。

于是我就心生慨叹了：如果我的村庄也从原地搬到旷野，村庄不就变成了旷野了吗？若干年后到底哪里是我那有着袅袅炊烟升起的村庄呢？

村里的祠堂已经塌了。如果村庄再没有了，即便我是草木，我还能再到哪里寻找自己的根呢？

蘑菇。

茫茫的风中，我们走散了。有人焦急地寻找着你、叫着你的名字。有人无限温存地拥抱着你安抚你的伤心，擦拭你的泪眼。这是童年的记忆，还是我们体会到的生活的香甜和冷峻？

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你自己咬着牙在病床上躺了很久，等亲人看望你的时候，你还是含着微笑的。

如果自然枯萎是如同四季交叠一般无法纠正的命运，那么，我们就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不会评判别人的对错好坏，更不会乞怜别人的同情和怜悯。世界有多炎凉，我心就有多慈悲。用一颗慈悲的心包容生活，包容亲人和朋友，过好属于我们自己的每一天。

感悟，总是含泪带笑的，我们的人生亦然。

水韵沙澧读书会活动预告

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有书香在，心灵就会柔软，情感就会纯粹，人生，便会有无限美好。

2017年4月23日，是人们皆知的“世界读书日”。设立世界读书日最初的创意，是基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其目的，也是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在这个日子里，我们感激能生活在一个有丰富书籍的世界里，只需要一本书，就能走近一个时代，走入一段历史，或者与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隔空聊天，感受他们毕生的智慧与思想。

读书，是门槛最低、投入最少、却收获最高的投资，也是日复一日疲倦枯燥的生活中，治愈与温暖心灵的良药。

读书，让我们在这个人人低头赶路的时代里，抬起头便能仰望星空。这是书的魔力，也是读书的人才能专享的一种美好。

4月23日上午（星期日）9：00，由漯河市社科联、漯河日报社主办，水韵沙澧读书会承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暨水韵沙澧读书会“4·23”世界读书日专题活动将在漯河日报社三楼多功能

会议厅举行，本期请到的主讲嘉宾是漯河新华书店经理杨华先生，他将从“你我人生定会因热爱阅读而改变、全民阅读现状让人欢喜让人忧、诗意人生必与书香为伴”等方面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读书思考与人生感悟。

欢迎爱读书的你报名参加，共同品味书香。报名微信：siying_289169909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人间世相

■李世营

周日的晚上，与朋友小聚，酌上几杯酒，酒酣耳热，我急急往家走。刚进小区大门口，看到一个瘦瘦的小伙子在卖西瓜。我就把包放在一旁，扒拉起车上的大西瓜：“多少钱一斤？”

小伙子高兴地说：“一块五。”

“你这小伙子，蒙人啊！超市才卖一块二。你竟要一块五，一块二吧？我买两个。”其实，今年的西瓜才上市，中午买菜时，我刚问过，一斤一块五。

被我一蒙，小伙子有点不好意思。他小声说：“那，那一块二您挑两个吧！”我挑了两个大的，一过秤，30斤。

“35元！”不容对方回答，我已从包里抽出一百块钱伸了过去。

小伙子接过钱，从背包里摸出一把零钱，数了数，递给我：“行，按您说的，

买瓜

收35元，找您65元。”他又看看我：“我帮您送上楼吧？”

“好，谢谢啦！”说着，我抱了个西瓜，领着小伙上了楼。

进了屋，关上们，我掏出钱，一数，找回的钱竟多了四十元，小伙子是错把五十的当成十块的了。

没过多久，门咚咚响了。我正在客厅看电视，从猫眼里一瞄：是那卖瓜的小伙子！我心想，一定是他发现找错了钱。

我急忙关掉电视，悄无声息地在客厅里看起了杂志。就这样，每隔十多分钟，敲门、下楼；又上楼、又敲门。小伙子往返五六次，我始终没有理睬。

第二天早上，我要上班去，却发现公文包不见了。我心里一惊，包里除了有工作证、身份证，还有五六张银行卡和五千块钱。

昨晚买瓜时忘在小伙子的三轮车上，我突然拍拍脑袋，记起来昨晚酒后买瓜的事。

我垂头丧气来到单位，正待在办公室懊恼，门卫老杨随后就跟着到了我办公室。

“今天一大早，来了个小伙子，问你是否在公司，还送来一个公文包，说你忘在他那的，拜托我一上班就转交给你。”说着，老杨递给了我一个公文包。

我急忙打开公文包：银行卡、证件都在，现金也在。里面还有一个小纸条：“叔叔，昨晚您买西瓜时把公文包落在车上了，我给您送上了楼，可您不在家。我通过工作证找到了您的单位，物归原主了，我今天可以安心地回学校上学了。”

看了小伙子的纸条，我的脸红了，呆呆地愣住了……

诗香词韵

我把日子装扮成你想要的样子（外一首）

■李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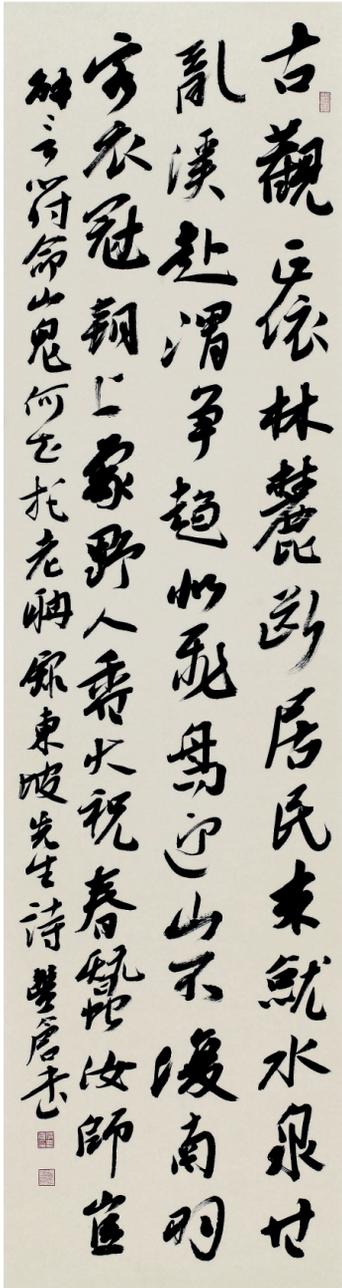
我把天空调成湖蓝色，把气温调到正适宜
把时针调到想你的位置
这必是你想要的样子
花朵安静地开放，河水安静地流淌
风不紧不慢，走走停停
树叶都绿到刚刚好，阳光在叶尖上舞蹈
鸟雀纷纷对我眨着眼睛
这必是你想要的样子
我手边有酒，适合微醺

心中有爱，适合倾诉
命里亏欠的，梦里偿还
昨日亏欠的，今日偿还
我已把日子装扮成，你想要的样子
走得再远，你也必将
不歇地、不断地，回过回头来

一半用来爱 一半用来疼

你的一半是春花，另一半是秋月
一半用来依偎，一半用来遥望

你的一半是沉睡的水，另一半是醒来的火
一半用来冷，一半用来热
你的一半是雨声，另一半是烛光
一半用来忧伤，一半用来幸福
季节的码头，牵挂深深，眷恋深深
谢谢你的忍痛坚守
谢谢这尘世的风里，还有你遥远的体温
我不能决定命运，但可以决定梦境
你的一半是命运，另一半是梦境
一半用来爱，一半用来疼



书法 苏秋诗《五郡》 洪丰仑 作

一朵花的生命

■兰溪

岁月无情的流逝，阳光的热情越来越高，和煦的春风已不再有一丝清冽的凉意，校园里已到处处洋溢着绿色的旋律。

步履匆匆，无心赏景。无意间，竟瞥见一朵怒放的月季花，在绿色的冬青丛中，被绿意烘托得格外的惹人注目，我不由停下脚步，走近那朵花。

那是怎样盛开的一朵月季花呀，洁净净的白色，水润润的花瓣，尽情地向四外伸展去，在绿色叶刺的修饰下，极美艳地立于花枝顶端，显得华贵而端庄、顾盼而有情，似有一股无穷的魅力召唤着大自然的青睐，让你不忍迈开脚步、移开目光。美景如是，心儿也似一下子舒展开来，笑意盎然，驻足良久，方才离去。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句诗恰好可以形容我再次走到此处时的失落心情。仅仅过了几刻钟，这如人面的花颜已然不复存在，再去寻找，只剩那泪珠欲滴的花枝在风中无奈摇曳。“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句诗大概是诗人写错了吧？须折的这枝花，留给人

们的竟是如此的凄惨情景，令人叹惜。我可以想象，折花人对花的喜爱以至于想据为己有，也似乎想见了花被折去之后在折花人手中怎样一点点地萎缩凋零，花儿一瓣一瓣地零落，一样地催人泪下。与其这样，不如让它自行飘零也好，为什么要加快它消逝的速度呢？

也许世上的尤物总是不会长存于世，其惊艳的容貌令太多的人羡慕垂涎。面对这朵花，我想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倾国倾城貌，闭花羞月容，无奈也只能是“君王掩面救不得”、“此恨绵绵无绝期”。面对这朵花，我想到了邓丽君，风华正茂的季节便香消玉殒，只留下甜润的柔情，动情地向人们倾诉她的柔情与甜蜜。面对这朵花，我也想起了追求完美主义不容身体不完整的陈晓旭，“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那无情的病魔，似一张利爪，不由分说地把这份美丽掠去。

一朵花的生命，如此不经摧残。岁月本就无情，愿人间的情谊暂且温暖这冰冷的世界。

人在旅途

老窝渡口游记

■于奇涛

初春，草长莺飞，斜阳西坠，携小老窝渡口游，踏青游赏，纯净心地，权当与春有个拥抱。

一条蜿蜒的水泥路直通渡口，放眼望去，河床开阔，一座浮桥联通两岸，岸边麦苗青葱，菜花金黄，几株高树林立，微风拂过，秃枝摇曳，送来阵阵清香。此时，行人稀少，渡船落莫寂寥，摆渡人悠然垂钓，水面升腾起的水汽雾霭蔓延开来，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一切呈现琥珀色。此景，不禁让人想起“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站在浮桥俯瞰，河水清浅，水草旖旎，小鱼小虾穿梭其中，它们或静止，或灵动。俯身弄水，它们好似受到惊吓一般，瞬间不见。哦，怎忍心惊扰了它们这份安然与乐趣？生活在这凡尘俗世，器器碌碌，我曾得一份闲适？

河道弯曲东去，潺潺溪流，不见了往日大河逝水的波澜壮阔，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在岁月的年轮里踟蹰前行。遥想当年，河水充盈满槽，两岸草木繁盛。夏日，大孩童在清澈透亮的河水里沐浴嬉戏，秋日，饱经河水润泽的老窝大地麦丰盈，瓜果飘香，丰沛的沙河水也孕育了老窝人民豪爽、善良、实诚的性格和勤劳能干的作风。据称，曾先后有十多位农民被评为

“十佳市民”。

古来，老窝只是沙河上的一个渡口，摆渡人和小商人在渡口南岸居住，称“南渡村”。后来，由于河道北移，旧河床留下一个深潭，潭口直径十余米，水色清秀，深不见底。据说，此潭虽与河相隔，但潭底有一洞与新河床相连，河涨潭涨，河落潭落，常年不竭，遂称“老窝”，因人们交易公平、产品上乘，是方圆百里的物质交流贸易之地，故又称为“老窝集”。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率军攻占河南，老窝的村民在筑寨起土时，发现五个大土眼，很像五个龙爪，“老窝集”改称“五龙寨”、“五龙集”。后老窝乡政府（后建镇）也建于此，可谓繁盛一时，后乡政府南迁五七，北与西华河道阻隔，逐渐落寞。

浩浩浪涛，不见往昔；淘尽英雄，还看今朝。经河南设计院勘测，老窝地理位置重要性日益凸显。不久的将来，一架高桥将贯通南北，北接粮食生产基地周口西华，东邻商水，南通中国漯河“字圣”许慎故里，老窝渡口终将揭开历史的尘幕焕发青春，成为联通四方物资的集散地，助推老窝城镇化建设进程，带动召陵区区域经济发展。

暮色四合，唤起小儿，在和着青醒的菜花香中依依踏上归程，不觉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新人新作

■张英超

每隔一段时间，看到家里凌乱时，我总要在家里整理一次内务，每整理一次就让我觉得自己很“富有”，但随之而来的是烦不胜烦：鸡肋样的东西咋回那么多？抽屉塞满，衣柜爆满，阳台成了杂货铺，扔展不下心，留又没处放，颇让人左右为难。

20世纪90年代看过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记得里边的主人公王启明在纽约安家时就是从外边捡的沙发和电视。那时感觉是美国人真富有，现在想来美国人这种不用了就扔的行为，不愧是一种潇洒的生活方式，既宽谅了自己，又方便了别人，何乐而不为呢？可以说“扔”是避免鸡肋样的东西充斥家庭的最省心最有效的途径，一扔了之，是比“送”要好得多。鸡肋样的东西送给谁呢？比如说衣服吧，你认了几百块钱买的，还过几天，不想穿了，扔了可惜，那就送给亲戚吧。可是亲戚十有八九是不

领情的，送我这个破烂儿，谁稀罕！如此就徒增了亲戚之间的嫌隙，何必呢？不过一扔了之也会扔出烦恼的：前几天我整理房间，不小心把女儿的将近一千块钱的耳钉连同其他杂七杂八的小东西扔了出去，换来了女儿和老婆一片讨伐之声，害得我半夜到垃圾箱里翻腾却无功而返，肠子都悔青了。

不过我还得下决心扔呀：电视柜下边的几个抽屉里放满了多年以前组装电脑的主板、风扇、内存条、数据线、鼠标等等，早就过时和没用了，老婆也催促我多次把它们扔掉，可我就是舍不得，让它们白白地偏安一隅；那一套餐桌和椅子，从来没用过，却霸占着餐厅，成了杂物的乐园，狠狠心不送你也就扔吧；还有还有，那个汽车罩装在一个袋子里放在床底下有三年没见天日了吧……是的，还有许许多多没用的杂物什排着队要你扔啊！

我由此感叹，人若只能得而不能舍，积攒起来的所谓财富实际上成了一种负

担。这让我想到了柳宗元笔下的“蝻”。蝻是一种善于背东西的小虫。它在爬行中遇到东西，就抓取过来，仰起头背着它们。背负的东西越来越重，即使非常疲乏劳累也不停止。它的背很粗糙，因而物体堆积不会散落，最终被压倒爬不起来。有时人们可怜它，替它除去背上的物体。可是如果它还能爬行，就像原先一样抓取物体。在这里，柳宗元是讽刺那些敛财无度的官员的，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在持家的理念上是否也能从中汲取一点教训呢？

实际上，越是普通人家，越是常见蝻的这种现象：把家当成了容器，能往家攒东西，不舍得东西从家里送甚至扔出去。天热了，家里的米啊面啊容易生虫，待到我把它们往冰箱的冷冻库里放的时候，我竟然发现冰箱里还堆满着今年春节时的食品。明知道这些食品放了这么长时间已不新鲜甚至变质，但还是不舍得扔，只得把那些米呀面呀强往里塞。东西没，匣子里塞满了东西后，再从里面拿东西

饭很不方便，甚至有些食品会被长久地遗忘在下边成了古董说不定。唉，光为贮存这些东西的电费不知又能买多少新鲜的东西了。

我由此想：人们不是也把自己脑袋当成了一个个万能的冰箱了吗？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扩容，脑袋里装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想交织在一起，使你的生活不再单纯而沉重起来，不知道及时整理，以至于有些思想落伍了变质了还不知道清理掉，白白耗掉了许多生命能量。就像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已不会有开花结果的可能，可它像湖水一样沉淀在你的心底多年，甚至一辈子都不可能磨灭，一遇微风的轻抚，它就会荡起层层涟漪，其中的遗憾和苦涩只有自己咀嚼品味。可有什么用呢？失去了永远失去，平添了你的夜不能寐、辗转反侧的烦恼。

人生只有不断舍，才会不断有所得，无论是我们的财富还是思想和情感，都莫不如此。